

出没于水底世界的人们

(报告文学)



王治义 郑升旭



雨，越下越大，水面上形成一层白茫茫的雨雾。

乌云还在继续聚集，越压越低；而水库的水位已超过红色警戒线四米以上，……天和地仿佛要挤压在一起了。

石泉水电厂的潜水员们穿好潜水服，戴好潜水帽，一个接一个，轮流潜入水底……

他们是被二龙山水库从千里之外请来排除险情的。

这里，每下降一米，都是向着不可测度的危险迈进一步。地形复杂，情况不明。潜水员刘祖国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次打捞污栅的潜水作业——

他坐着一百多公斤的铁笼下到水下九米处，输气软管忽然挤在铁笼与闸门槽之间，一下被切断，他向上呼叫，电话线也断了；他摇摇信号绳，绳子被钢丝绳缠住了。供气中断。一时间，他觉得心在收缩，眼球憋得要爆出来。眼前一黑，完了。但他随即镇定下来。屏住气，使足全身力气，顺钢丝绳往上攀援。钢丝绳是软的，身上还穿着上百斤重的潜水装具，而高度却近乎两层楼房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出水面的。因为他一出水就因窒息昏厥过去。人们口对口对他进行了人工呼吸。

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，他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一工作的危险性！

——潜水衣被水下物体挂破，装具内的气体立即泄出，人便无法上升，水也会立即进入密封的装具内，将人溺死。

——排气控制不当，潜水服会膨胀爆破。

——水坝、水闸等挡水的地方，只要有拳头大个孔道漏水，人便会被吸在上面，身后是上吨的压力挤压，动弹不得，只有等死。

——潜水员自己重心控制不好，或突然遇到个坡坎，便会来个倒栽葱，头顶的排气阀倒向下面，空气无法排出，岸上还在继续送气，人就会象气球一样，一下子冲出水面，这叫“放漂”。接着是已经适应水下四五倍压力的体压，来不及调整，脑袋立即会被冲压而成倍肿大，钢盔取不下来，有时还得用锯子切割……

眼下，二龙山水库的抢险，要比窒息那次的危险性大得多。那次是坐铁笼，这次是单人下潜，那次是九米，这次是四十多米！

防汛指挥部的铃声不住响着，沿江数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系于他们身上。如果不将库底一只沉船捞起，急流将沉船涌入泄洪闸下，便会堵住闸门，接着是洪水翻越坝顶，接着是村庄、农田陷入一片汪洋……

他们仿佛听到了老人的呼叫，孩子的哭声。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下降，但生命却在升华！是啊！人生难得几次搏！

库水混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完全凭着摸索，他们将沉船舱内二十根角钢一一用钢丝绳拴好。第一次起吊失败了，沉船卡在旁边的岩石上，钢丝绳拴着的角钢被拉

断，又得再次沉入水底，在船舷上进行电割开孔，然后再穿入钢丝绳起吊……

当沉船吊出水面，险情排除时，岸上响起一片欢呼声。这欢呼声中渗透着险区群众的多少感激之情！

二 据《史记》所述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视全国，在彭城听说“泗水”里沉了一只鼎，便命数千人下水寻找。这大概就是我国最早的潜水活动。

那时没有任何潜水装具，人们赤着身子，最多再带一块石头使自己沉下去。然后，就得靠自己屏气的功夫了。至今许多采珠人依然用的这种办法。

在今天年轻人的想象中，潜水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他们看过电影，碧海蓝天，蛙人拨动两个脚蹼，自由穿梭在鱼虾群中，珊瑚丛中。多有趣啊！

这里的潜水员除班长宗光海外，全是年轻人，也都富于想象。在他们未当潜水员之前，对潜水工作的认识，大都和这差不多。然而，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潜水装具时，吓傻了。

仅一个头盔，就四、五十斤重，全部用钢板做成，大得象个菜坛子，戴在头上，仿佛一个外星人！

潜水服也不轻，一层粘胶，一层帆布，为了充气，做得十分宽大，平时吊在架子上，简直象一个被水泡胀的巨人！潜水鞋，一尺多长，铁制的，足有一、二十斤。目的是要和钢盔平衡，保证人能垂直站立。

还有压铅，也是四、五十斤，胸前背后各挂一个，使人在水下保持重心稳定。潜水员们就要带着这些东西在水下活动。别说工作，就是迈动几步，也要浑身冒汗。

现在他们明白了，为什么石泉水电厂在招收潜水员时，一定要挑选他们这些个头大的。据说对健康条件的要求和喷气式飞机驾驶员一样。

他们穿戴着这套装具开始训练了。首先要沿着梯子，爬上搭在水面的工作台。几个上下，他们就气喘吁吁了，浑身的衣服被汗水粘在肉上。但一下到水底，尤其是有时凿开几尺厚的冰层下到水底，又冻得浑身索索打颤。几个小时下来，露在外面工作的两只手冻得红肿、麻木，半天恢复不了知觉。

这里看不到鱼虾群，红珊瑚，即使清水，也看不了一米远。下到水底就成了睁眼“瞎子”。而且每下十米对身体增加一个大气压，四十米深时身体每平方厘米就要比水面多承受四公斤压

力，全身要多承受上吨的压力，心慌、头昏、象喝醉酒一样发懵，连舌头也不听使唤，和上边通话，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。上到水面后，几小时内，身上还印有毛衣压下的印子。

这些，一下子破坏了年轻人原先想象中的“诗意”。但是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，通过一次次抢险活动，逐步建立了另一种“诗意”，一种更博大，更深沉的“诗意”。

当他们看到被救护的人们感激的泪花，看到排除后正常运转的机器，照常生长的庄稼，他们心头充盈的美妙诗情是任何辞句也表达不了的。

这是一种只有他们能理解的无字的诗！

三 潜水员的生活既紧张又丰富。

一次紧张的工作下来，他们便聚在宿舍、旅馆尽情地玩，打扑克、麻将，下象棋，钻桌子，顶枕头，闹声能掀掉头顶的屋瓦。是啊！只有为生活做出贡献的人才知道生活的美妙，只有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！

这个潜水班——石泉水电厂潜水班共有五个人。班长宗光海，四十四岁，几十年的潜水生涯了。别看他五大三粗，头发蓬乱，皮鞋脏裂，睡觉常打呼噜，但他却十分细心。正是凭着他的机智指挥，临场不乱，才使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但说老实话，宗光海要带好他的其余五个年轻伙伴也不真不容易。他们各有各的脾气、性格。

——史德祥，高高的个头，西装

革履，头发经常油光发亮，连小胡子也修得整整齐齐，加之潜水员是驱赶灾殃的使者，每到一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敬重，姑娘们更爱跟潜水员搭话，你真担心哪里的姑娘会把这位漂亮的小伙子“勾”住了。

——刘祖国，整天说不出几句话，沉默寡言，有事总是放在心里，你真得担心他有个头痛脑热，照样不吭声，坚持下水，那便会立即出现危险！

——刘建设，总爱嘻嘻哈哈，没正经，不管是厂长、局长，见了面，他的手先上去搭在人家的肩膀上，常常让宗班长十分尴尬。加之自从西北电管局命名他们为“英雄潜

水班”后，来的领导更多了，他还是老毛病，真没得说的。

——马升宝，认死理，为个小事，也得争个脸红脖子粗。到略阳钢厂潜水修理水泵以

后，人家厂里为表示感谢，领他们在厂区参观，硬是要看人家出钢，人家说不到时间，他还满不高兴……

就是这几个年轻人，动不动还会动手干仗。这令老宗更加耽心。因为潜水，首先得配合紧密，下水的下水，指挥的指挥，拉信号绳的拉信号绳，看气压表的看气压表，听电话的听电话，万一哪一个一使气……

然而，慢慢地老宗放心了，他们在一起吵归吵，但到了工作上，便互相关心得象亲兄弟一般，默契得象一个人一样。在生死关头结成的友谊，怎会因一次吵嘴就分开呢？

他们就是这样在爬中、滚中、配合中、争吵中走南闯北，足迹遍布北京、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等省，潜水作业三百多次，受到西北电管局和外单位嘉奖、记功十数次。

走进潜水班的休息间，那里悬挂着一面面锦旗。这些锦旗上虽然没有炮火硝烟的痕迹，但同样是一次次出生入死的英雄纪录！

（题图、插图：许志强）



刊头设计 苗壮

就四、五十斤重，全部用钢板做成，大得象个菜坛子，戴在头上，仿佛一个外星人！

潜水服也不轻，一层粘胶，一层帆布，为了充气，做得十分宽大，平时吊在架子上，简直象一个被水泡胀的巨人！

潜水鞋，一尺多长，铁制的，足有一、二十斤。目的是要和钢盔平衡，保证人能垂直站立。

还有压铅，也是四、五十斤，胸前背后各挂一个，使人在水下保持重心稳定。潜水员们就要带着这些东西在水下活动。别说工作，就是迈动几步，也要浑身冒汗。

现在他们明白了，为什么石泉水电厂在招收潜水员时，一定要挑选他们这些个头大的。据说对健康条件的要求和喷气式飞机驾驶员一样。

他们穿戴着这套装具开始训练了。首先要沿着梯子，爬上搭在水面的工作台。几个上下，他们就气喘吁吁了，浑身的衣服被汗水粘在肉上。但一下到水底，尤其是有时凿开几尺厚的冰层下到水底，又冻得浑身索索打颤。几个小时下来，露在外面工作的两只手冻得红肿、麻木，半天恢复不了知觉。

这里看不到鱼虾群，红珊瑚，即使清水，也看不了一米远。下到水底就成了睁眼“瞎子”。而且每下十米对身体增加一个大气压，四十米深时身体每平方厘米就要比水面多承受四公斤压

力，全身要多承受上吨的压力，心慌、头昏、象喝醉酒一样发懵，连舌头也不听使唤，和上边通话，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。上到水面后，几小时内，身上还印有毛衣压下的印子。

这些，一下子破坏了年轻人原先想象中的“诗意”。但是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，通过一次次抢险活动，逐步建立了另一种“诗意”，一种更博大，更深沉的“诗意”。

当他们看到被救护的人们感激的泪花，看到排除后正常运转的机器，照常生长的庄稼，他们心头充盈的美妙诗情是任何辞句也表达不了的。

这是一种只有他们能理解的无字的诗！

三 潜水员的生活既紧张又丰富。

一次紧张的工作下来，他们便聚在宿舍、旅馆尽情地玩，打扑克、麻将，下象棋，钻桌子，顶枕头，闹声能掀掉头顶的屋瓦。是啊！只有为生活做出贡献的人才知道生活的美妙，只有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！

这个潜水班——石泉水电厂潜水班共有五个人。班长宗光海，四十四岁，几十年的潜水生涯了。别看他五大三粗，头发蓬乱，皮鞋脏裂，睡觉常打呼噜，但他却十分细心。正是凭着他的机智指挥，临场不乱，才使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但说老实话，宗光海要带好他的其余五个年轻伙伴也不真不容易。他们各有各的脾气、性格。

——史德祥，高高的个头，西装

革履，头发经常油光发亮，连小胡子也修得整整齐齐，加之潜水员是驱赶灾殃的使者，每到一地方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敬重，姑娘们更爱跟潜水员搭话，你真担心哪里的姑娘会把这位漂亮的小伙子“勾”住了。

——刘祖国，整天说不出几句话，沉默寡言，有事总是放在心里，你真得担心他有个头痛脑热，照样不吭声，坚持下水，那便会立即出现危险！

——刘建设，总爱嘻嘻哈哈，没正经，不管是厂长、局长，见了面，他的手先上去搭在人家的肩膀上，常常让宗班长十分尴尬。加之自从西北电管局命名他们为“英雄潜

水班”后，来的领导更多了，他还是老毛病，真没得说的。

——马升宝，认死理，为个小事，也得争个脸红脖子粗。到略阳钢厂潜水修理水泵以

后，人家厂里为表示感谢，领他们在厂区参观，硬是要看人家出钢，人家说不到时间，他还满不高兴……

就是这几个年轻人，动不动还会动手干仗。这令老宗更加耽心。因为潜水，首先得配合紧密，下水的下水，指挥的指挥，拉信号绳的拉信号绳，看气压表的看气压表，听电话的听电话，万一哪一个一使气……

然而，慢慢地老宗放心了，他们在一起吵归吵，但到了工作上，便互相关心得象亲兄弟一般，默契得象一个人一样。在生死关头结成的友谊，怎会因一次吵嘴就分开呢？

他们就是这样在爬中、滚中、配合中、争吵中走南闯北，足迹遍布北京、四川、甘肃、陕西等省，潜水作业三百多次，受到西北电管局和外单位嘉奖、记功十数次。

走进潜水班的休息间，那里悬挂着一面面锦旗。这些锦旗上虽然没有炮火硝烟的痕迹，但同样是一次次出生入死的英雄纪录！

（题图、插图：许志强）



（题图、插图：许志强）

书记的手表（小小说） 姚敬民

一场民主选举，他这个机修厂的元老——从建厂到现在一直是厂长兼书记，一夜间变成了平头百姓。不管别人背后怎样议论，他对此没有丝毫的惋惜。二十多年了，这个百多号人的厂子，在他的手里非但没有发达，反而每况愈下，吃补贴的金额有增无减。

根据他的建议，新厂长罗英华在就职词中着重强调了组织纪律的问题。当场宣布，上班迟到五分钟者，扣发当月奖金。这一决定赢得了全体职工的热烈掌声。最后，罗英华让他讲几句话，他想了想说：“迟到现象是咱们厂的老问题了，现在订了制度，七点准时上班，就不能拖到七点零一分。从明天开始，门卫高监督执行，希望都不要受罚。”

晚上，他给手表上足了发条，生怕表停了，上班迟到。第二天六点他就匆匆起了床，洗了脸，吃过早点，还不到六点半，若在过去，就该喂金鱼了，但今天例外，连鱼缸也没看一眼，就上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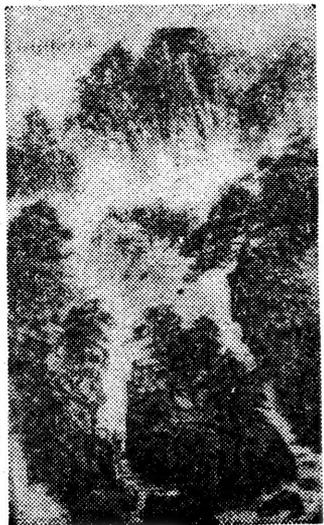
厂房离他的住房不到半里，步行用不了十分钟。他远远望见门卫高老头了，孤伶伶地站在门口，门内外再没见其他人影，他看了看表，七点差十分，心想：这些人也真是，难道非到七点才进厂门？他叹了口气。

过云也有过这种情况，但如果门房的大钟和他的手表不一致，门卫高就立即按他的手表按“准”大钟。

“您这块手表该擦油了吧？”他由此想到很多，很多……

想和高老头打招呼，高老头却用手指着厂门口新添的挂钟说：“你迟到了五分钟，请签到吧！”他“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不会吧？我昨晚才上了发条的。”说着将起袖子让高老头看：“还提前了五分钟呢！”“那是你的表慢了十分钟。”为了证实他的表准确无误，他立即向邮电大楼拨了电话，询问标准时间。得到的答复和新挂钟不差半秒，他这才红着脸说：“该罚，该罚！”高老头笑着说：“您这块表怕该擦油了吧！”

（终南秋色（国画） 李光荣）



终南秋色（国画） 李光荣